

米芾

青頓首再啓

之中南山之陰經暑衾
一熱忙中而獲逃此非偉
秋可至此遂吐



艺术
巨匠

MASTER

MI FU

曾翔 / 编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米
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巨匠·米芾 / 曾翔编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545-0692-9

I. ①艺… II. ①曾… III. ①艺术评论—世界②米芾(1051~1107)—生平事迹③米芾(1051~1107)—书法评论 IV. ①J051 ②K825.72 ③J292.1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8338号

书 名 / 艺术巨匠·米芾

作 者 / 曾翔 编著

出版发行 /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邮编 050061

出 品 / 北京颂雅风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www.songyafeng.com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利泽西园3区305号楼

邮编 100102 电话 010-84852503

编辑总监 / 刘 峥 郑一奇

责任编辑 / 刘 峥 陈爱儿 闫 璐

装帧设计 / 郑子杰 赵艳超

制 版 / 北京颂雅风制版中心

印 刷 / 北京永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1092 1/8

印 张 / 28

字 数 / 60千字

出版日期 / 2013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545-0692-9

定 价 / 1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生平小传	004
------	-----

一、家世	004
------	-----

二、生卒	006
------	-----

三、仕途起伏	007
--------	-----

四、米芾生平总结和性格特点评述	015
-----------------	-----

艺术生涯	078
------	-----

第一阶段：师法唐人	079
-----------	-----

第二阶段：出入魏晋	117
-----------	-----

第三阶段：自立大成	181
-----------	-----

常用印章	194
------	-----

年谱	196
----	-----

主要传世作品目录	212
----------	-----

释文	216
----	-----

- (十二) 茶花 / 49
- (十三) 梅花(红) / 54
- (十四) 梅花(白) / 60
- (十五) 芙蓉花 / 64
- (十六) 凌霄花 / 69
- (十七) 石榴花 / 74
- (十八) 夹竹桃 / 78
- (十九) 老来红 / 81
- (二十) 水仙 / 83
- (二十一) 菊花 / 88
- (二十二) 荷花 / 93
- (二十三) 牡丹 / 98

附录：作品欣赏 105



艺术巨匠

MASTER

MI FU

曾翔 / 编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米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巨匠·米芾 / 曾翔编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545-0692-9

I. ①艺… II. ①曾… III. ①艺术评论—世界②米芾(1051~1107)—生平事迹③米芾(1051~1107)—书法评论 IV. ①J051 ②K825.72 ③J292.1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8338号

书 名 / 艺术巨匠·米芾

作 者 / 曾翔 编著

出版发行 /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邮编 050061

出 品 / 北京颂雅风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www.songyafeng.com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利泽西园3区305号楼

邮编 100102 电话 010-84852503

编辑总监 / 刘 峰 郑一奇

责任编辑 / 刘 峰 陈爱儿 闫 璐

装帧设计 / 郑子杰 赵艳超

制 版 / 北京颂雅风制版中心

印 刷 / 北京永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1092 1/8

印 张 / 28

字 数 / 60千字

出版日期 / 2013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545-0692-9

定 价 / 1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生平小传.....	004
一、家世.....	004
二、生卒.....	006
三、仕途起伏.....	007
四、米芾生平总结和性格特点评述.....	015
 艺术生涯.....	 078
第一阶段：师法唐人.....	079
第二阶段：出入魏晋.....	117
第三阶段：自立大成.....	181

常用印章.....	194
 年谱.....	 196
 主要传世作品目录.....	 212
 释文.....	 216

生平小传

米芾少时聪颖，天资过人，六岁就有“日读律诗百首，过目成诵”^①的本领。七岁初学颜书，自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十岁写碑刻，学周越、苏子美札，至中年苦学周旋于颜、柳、欧、褚等多家唐楷，经苏轼点拨始学魏晋之风，乃至平淡大成。笔者在后文专篇中就米芾的艺术生涯，尤其是书风上的变化形成将有详细的叙述，故此不多赘言，仅将考察的重点放在其仕途、交往上，同时着重分析生活经历及其思想变化，旨在更为深刻地看待米芾的一生。就此，主要分为以下几方面进行探讨。

一、家世

笔者之所以在此单列一节就米芾的家世进行考证，目的不仅仅在于了解米芾出生的背景，更是因为他的这一特殊身世影响了其一生的仕途，也成为他受旁人贬议和自己避讳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与米芾转仕从文、潜心修艺有着必要的联系，是我们直面其性格中所谓的乖张和“颠”狂，以及欣赏其潇洒率性的书法作品之前必须要做的功课，故此值得重视。

米芾之孙米宪整理并辑录了《宝晋山林集拾遗》，其所作的《米氏族谱》是我们在考察米芾家世的重要依据之一，结合《宋史》《古今纪要》等史料，如今可推证米芾祖上五世祖乃“国初勋臣”米信。

《宋史》卷二百六十中有载，“米信，旧名海进，

本奚族，少勇悍，以善射闻。周祖即位，隶护圣军。从世宗征高平，以功迁龙捷散都头。太祖总禁兵，以信隶麾下，得给使左右，遂委心焉，改名信，署牙校。及即位，补殿前指挥使，迁直长。平扬州日，信执弓矢侍上侧，有游骑将迫乘舆，射之，一发而毙。迁内殿直指挥使。开宝元年，改殿前指挥使、领郴州刺史。”由此可知，米芾先祖骁勇善战，出于奚族，乃是北方（今内蒙古）的一支游牧民族。蔡肇在撰写《故南宮舍人米公墓志》时也有言“自其高、曾以上，多以武干官显。”与此相合，故此说较为可信。

根据蔡肇所撰米公墓志可知，米芾之父字光辅，乃英宗的随从，也做过尚书左丞余靖的僚属。后来他官至左武威将军，卒时赠中散大夫，封为会稽公。这里所谓的“左武威将军”是北宋时期帝王家对武臣功勋表示恩赐的散官，并无实际的职权，元丰时定为从四品官职。

米芾的母亲也与皇室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宋史》《京口耆旧传》《丹徒县志》《襄阳县志》等史料记载，其母阎氏“侍宣仁皇后藩邸，出入禁中”，结合陈振孙先生在《直斋书录解題》所言和杨诚斋先生在《诗话》中提到“元章母尝哺乳宫内”的研究可知，米芾母亲曾为登基前的英宗濮王赵曙王妃高氏接生，是皇族奶妈之一。这样的经历也带给米芾特殊的恩惠，魏平柱在《米芾年谱简编》中说道：“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



米芾画像

年),恩荫入仕为秘书省校书郎当在本年。”其他史料也一再证实了这一观点,如《全宋词》中有载“以母侍宣仁皇后藩邸,恩补校书郎”,《京口耆旧传》《襄阳县志》、翁方纲《米海岳年谱》等亦提到“黻以母侍宣仁后藩邸,恩补秘书省校书郎”,当知米芾借由母亲的关系,没有经过正规的考试便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至此,我们稍微将眼光放远一点,结合米芾后来一生的经历和时评,就米芾的家世为其带来的影响进行探讨,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更好地了解米芾的生活环境、性格心理及所谓“颠”的由来。

我们应该在脑海中就北宋开国之后的政策建立这样一种认识:宋太祖吸取唐代倾颓之弊在藩镇拥兵割据的经验,自建国立业开始,一变五代时期重武轻文的社会风气,大力推崇偃武修文的政策,他不仅将兵权收归中央,还以手无缚鸡之力的儒臣代替异姓王和禁军将领。此后的宋太宗赵炅继承了太祖“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的立国方针,他的重要贡献在于改革科举制度:变以前的权贵举荐为考试制度,并大力兴办“国学”和增加录取名额^②。这样的结果是:通过不断颁布削弱将门贵胄、扩大取士规模和途径等系列政策,使得文人地位迅速提升,并且令一批新兴的平民士大夫进入了政治文化主流,这在以前门阀森严的传统社会是难以想象的。故此,出身于世代习武的家庭,米芾仿佛也被烙印上了“目不知书”的固有成见,成为其仕途上的软肋之一。

如果说父亲一脉是使其学养方面受到质疑的把柄,那么母亲的身份则更为直接而深刻地影响到米芾的升迁。虽然他因为受到恩荫而没有参加科考,但其母后宫产奴的低微身份再没有为他带来更好的结果。米芾在仕途上多次辗转,均任职没有实权且微小的官职,即便在后来由于书名、学名日盛而受到皇上的青睐时,也因受到旁人弹劾而未曾高就,其言辞犀利之处就是指他出身低微的母家^③。杨诚斋所记一事亦可佐证:米芾在润州上任时,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望。一场大火蔓延遍布后,唯独留下了李卫公塔和米元章庵,他很是高兴,便题“神护卫公塔,天留米老庵”于其上。然而有好事者轻慢,添爷、娘、飒、糟四字,将原本的题词改为“神护卫公爷塔飒,天留米娘老庵糟”,可见时评讥讽之盛。^④这样的情况在米芾的政治生涯中可谓从未停歇,即便他后来做了礼部员外郎,御史还向皇帝进言,弹劾他:“倾邪险怪,诡诈不情,敢为奇言异行以欺惑愚众,怪诞之事,天下传以为笑,人皆目之以颠……出身冗浊,冒玷兹选,无以训示四方。”^⑤于是,还没在礼部坐稳的米芾又一次被下放到了地方上。

米芾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他明白自己的尴尬出身将使他背负着荆棘踏上坎坷官路,故也极力回避这一点。有学者通过考证米芾的姓字,认为他极尽遮掩之能事,将自己的“米”字与“𪛗”字相连,以掩盖其祖先源出于异族的事实。《史记》中有载:“𪛗姓,楚其后也。”^⑥《通志·氏族略》中又有言:“楚系出𪛗姓,祝融之后,周文王师鬻熊受封于楚,后为氏。”联系这两段话可知,周文王时期的鬻熊就是季连的苗裔,而𪛗姓者更是祝融的后人,故而米芾此举意在说明自己乃是汉族先祖的后代而非出

① 见《京口耆旧传》载。

② 《宋史·选举》记载:开国至嘉祐年间,每年进京的人数超出唐时数倍。

③ 当时有戏称米芾为“米老娘”之说,见宋人《稗贩》。

④ 见《杨诚斋诗话》。

⑤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二《目米元章以颠》。

⑥ 《史记》中曾在《书录·楚世家》时说道:“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𪛗姓,楚其后也。”

于内蒙古的奚族。从他的号亦可印证这一心理，他曾自号“鬻熊后人”和“火正后人”，火正是祝融的别称^⑦，和“非”姓一样，米芾期冀通过联系汉族祖先的神话传说和地域来源，来弱化其身为游牧民族后裔的出身。

二、生卒

关于米芾的生年，得益于史料遗存，通过对其诗文和印章的分析，学术界就此达成了一致，即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得出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米芾自己在诗文或跋记中提到的内容，如《太师行寄王太史彦舟》一诗中有句云：“我生辛卯两丙运，今岁步辛月亦然。”又如《跋晋太保谢安石帖后》中云：“余年辛卯，今太岁辛巳，大小运丙申丙辰，于辛卯月辛丑日，余于辛丑丙申时获之，此非天耶？”更有一方“辛卯米芾”玉印为证^⑧，当知米芾生于是年无疑。相比生年，米芾的卒年则历来为人所争论，具有代表性的说法包括以下几种：

一、四十九岁之说。支持这一说法的包括《宋史》卷四《米芾传》中所记载：“出知淮阳军，卒，年四十九。”另有王称在《东都事略》卷一一六《文艺传》中列：“米芾，年四十九，卒于疽疫。”^⑨

二、五十七岁之说，支持此说的人数较多。其来源主要是依据蔡肇在《故南宮舍人米公墓志》中写到的“卒于郡廨，享年五十七”来定的。蔡肇是米芾的挚友，其说当有一定的可靠性。另有《全宋诗》卷一〇七五《米芾》中所述也可作为辅证：“大观元年，出知淮阳军，卒，年五十七。”明人张丑在《清河书画舫》卷九中认同这一说法。后来承袭此观点的学者还包括清代史学家、汉学家钱大昕先生，他通过借用已经成为定论的生年，结合宋史和蔡肇之说比较研究，在《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中推断出蔡氏所言不误^⑩，认为米芾当卒于大观元年，岁在丁亥。同属清代的书法、文学、金石学家翁方纲亦在其著名的《米海岳年谱》中有如下考订：“大观元年丁亥五月丙戌朔，作《章吉老墓表》……卒于淮阳军廨。”方信孺记云：“痒生于首，谢事不许，卒于官。”他也认为米芾享年五十七岁。持同一观点的还包括近代学者徐邦达^⑪等。

三、大观二年之说，即指米芾卒于五十八岁。持这一说法的有黄震，他在《古今纪要》第十九卷中提出“大观二年罢知淮阳军卒”。当代学者曹宝麟先生在《中国书法全集》中的《宋辽金·米芾卷》中认为翁方纲先生所言与《宋会要辑稿》中就米芾知淮阳军的史实“大观二年三月，赉以百缗”的说法矛盾，并结合清人厉鹗在《宋诗纪事·米芾》中所肯定的大观二年罢淮阳军一事认为五十七年之说不确，将米芾的卒年定为大观二年三月。罗勇来、衡正安二位学者也就此进行列举考证，确定米芾卒于大观二年。

四、六十岁之说。这是根据与米芾处于同一时代的北宋官员、诗人程俱所作的《北山小集》和北宋晚期重要文学家、书法家、书论家黄伯思所著的《东观余论》所言，提出米芾卒于大观庚寅（即大观四年，1110年）的说法。

⑦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可知。

⑧此印盖于《跋褚临兰亭序》后。

⑨此说法不确，原因见注⑩。

⑩钱大昕依据米芾的生年，推算其四十九岁时当为哲宗元符二年乙卯，不到徽宗当政，然米芾分明曾在徽宗期间活动，且于崇宁三月任无为军，故而前文《宋史》四十九岁之说所著不确。

⑪见徐邦达《历代书画家传记考·米芾生卒年岁订正及其他二三事考》。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米芾卒于大观元年年末至大观二年年初，原因如下：米芾曾于大观元年春时前后作《章吉老墓表》和《赵志恬墓志》，二者均有职衔与纪年，较为可信，当知此时尚健在；结合前文所提大观二年三月所得赠赠可知其于是年前卒；又据北宋年间的丧葬制度“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②，可推知米芾于此间去世。

三、仕途起伏

笔者在考察米芾生平的时候选取“仕途”作为线索，不单是因为仕途贯穿米芾的一生，而且随着其职位上的变动和更替，米芾落脚在不同地域并相应地结识了官场和艺文圈的重要人物，这对于后文中我们即将分析的性格特点和艺术生涯有着重要的作用；就史料来说，也较为丰富，能够串起一条确凿且清晰详实的脉络。

如前文所说，米芾仕途生涯的开始与他母亲作为皇后乳母的身份紧密相连，这乃是得益于在宋朝的恩荫制度^③，这是外戚受到恩惠的重要来源之一。米芾的母亲实际上也算不上真正的外戚，只是加赐了皇恩而得到了卑微的官职——秘书省校书郎。所谓秘书省校书郎，据罗勇来、衡正安先生所按，乃是一种正九品的“寄禄官”^④，这是在宋初时仅作为叙迁之阶的有称而无实职的官号。联系米芾后来在《书史》及《宝章待访录》中所记“及冠，官桂林”^⑤，知其于二十岁时临桂尉，故任职秘书省校书郎应在其前的一段短暂时间，推知当在成年前。

开始了仕途生涯的米芾从校书郎起得到的第一个实职乃是浔洸县尉，根据北宋的官制，这是县级长官的副手，掌管警盗治安等事宜。浔洸原为浔涯，因与宋太祖

②司马光：《司马文正公集》卷六五《葬论》。

③恩荫制度是指因上辈有功而给予下辈入学任官的待遇，是中国上古时代世袭制的一种变相。

④见罗勇来、衡正安《米芾研究》中“宦历行踪”，第53页。

⑤米芾曾在《书史》中自言“余见石本于关中宋氏，及官桂林，关杞为使者，语及，始知石在关氏。又五年官潭，关杞通判邵州，以石本见寄……”，又在《宝章待访录》中提到《唐率府长史张旭四帖》时说“余见石本于镇戎军，及冠，官桂林，朝奉大夫关杞为使者，语及，始知石在关氏。二十五官潭，杞通判邵州，以石本见寄。”二者互相印证，当知此事较为可信。



阳朔山

赵匡胤的“匡”字同音，改浚县为浚县，便是现在的广东省英德市。

其后，二十岁的米芾迁任临桂尉，即今广西桂林，他一直在此任职至熙宁七年（1074年）。此地山水奇美，明人范明泰亲历桂林阳朔，赞其“林木茂郁，石如黛染。阳朔县尤奇，四面峰峦骈立”。米芾与友人同游，尝同潘景纯至伏波岩（龙隐岩）赏景^⑩。目游山川也激发了米芾的创作热情，其最早的山水画记载正是对着阳朔之山描摹的^⑪。同年，长子米友仁生（1074年）。

米芾于次年以“便养”之由回长沙赴任。诗《经浯溪》可证：“南官五年，求便养，得长沙掾。熙宁八年十月望，经浯溪。”便养是便于赡养的意思，宋时，官员可以因为家中父母年老需要赡养而上书请求就近任职。“南官五年”是指自神宗熙宁三年始在广西任临桂尉起至此满五年。所谓“掾”就是一种僚属，也叫作曹官，分掌户籍、赋税、刑断等事宜，米芾到长沙上任，实际上就是到荆湖南路安抚使谢景温幕中。至此，我们将米芾在湖南的经历（自熙宁八年至元丰四年间）进行一个梳理，因在此期间，他的交游、眼界迅速成长，这为米芾书画艺术奠定契机，具有重要的意义。

米芾在回长沙的途中，曾观《大唐中兴颂》，并题壁留叹“横逆自干纪，唐纲竟不维。可怜德业浅，有愧此碑词。”后来，游湘江楚水写就《道林》《砂步》等诗^⑫。值得一提的是此间他还遍览藏于湖南一地的唐贤名迹和碑刻。《宝章待访录》中曾提到与魏泰“赏跋累日”，观摩僧智永的真草书和沈传师的书迹笔墨等，这对于米芾的书法生涯和美学旨趣有着深刻的影响。

除此外，谢景温的家藏也丰富了米芾的见闻。颜真卿《送辛子序》就是谢的重要收藏，米芾常常借观摩^⑬。他后来还在元丰三年（1080年）与广惠道人至麓山寺观看了李邕的《麓山寺碑》（元丰庚申元日）。

整体来看，这段时间是他集中观摩唐代名家书迹的时候，随着眼界的提高，米芾确实也发现了自己的不足。《独醒杂志》卷五有载：“米元章尝写其诗一卷，投许冲元云：‘芾自会道言语，不袭古人。年三十为长沙掾，尽焚毁已前所作。’”对于自己早年的作品毫无吝惜，可见其对书法的态度严苛。

三十一岁的米芾卸任长沙，满怀大志、意气风发，对未来满怀憧憬，或是为了谋求更好的职位，亦或是为了广交纳友，米芾开始了他的东南之行。正是在这次旅行中，他结识了对其人生及书法事业都有着重要影响的苏轼、王安石、李公麟等一批当时已有盛名的士大夫官员。这无疑可以作为米芾人生的转折点。

米芾旅行的第一站，重要地点是惠州。惠州在广东省东南部。《书海月赞跋》述：“元丰四年，余至惠州，访天竺净惠师，见其堂张《海月辨公真像》，坡公赞于其上，书法遒劲，余不觉见猎，索纸疾书。匪敢并驾坡公，亦聊以广好人所好之意云尔。”由此可以看出米芾对于苏轼墨宝的推崇。其后他又北上至庐山，从《书史》中可知，他在庐山还观看了裴休的字迹，并评价其“虽乏笔力，皆率真可爱”。同在此地，十月十六日米芾还观赏了李邕的碑文并作题其侧。次年正月（元丰五年，1082年），米芾途经山阴，即今天的浙江绍兴，结识了画家李公麟，二人一见如故，李还根据

⑩见翁方纲《米海岳年谱》中所载《龙隐岩题刻》。

⑪见陆友《研北杂志》中所载米芾自跋之《阳朔山图》。

⑫见罗勇来、衡正安《米芾研究》，第55页。

⑬见米芾《宝章待访录》：唐太师颜真卿书《送辛子序》右真迹褚纸书，在宝文阁学士谢景温处。前后为好事者以笔描二大印，其文乱，仍书“铉”字其中。幸不合缝，鉴非铉笔。甚累墨宝。某在宝文于潭，屡经赏阅。

米芾所述南唐画家顾闳中所作《山阴图》自作一幅赠与他^②，也是在这一年他获得了青龙监镇的职务。根据《至元嘉禾志》卷十九《隆平寺经藏记》和《青浦县志》卷十四这两个地方县志的史料可确定，米芾确于本年初“治事青龙”，并且书写了《隆平寺碑记》。

或许是怀才不遇，亦或是嫌弃官职卑微，米芾在青龙镇的任期非常短暂，有学者认为不到半年他就辞职而去。同年，米芾转道黄州。此时，苏轼正因为“乌台诗案”^③被贬在黄州任团练副使。小苏轼十五岁的米元章在“雪堂”拜会了经历人生大起大落的苏轼，二人相投甚欢。苏轼后来曾在给米芾的书简中说“复思东坡相从之乐，何可复得”，米芾也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提道“不执弟子礼，特敬前辈而已”^④，可见他们私交甚笃。苏轼对于米芾的影响最重要的便是对于晋人书风的学习。上文中曾说到米芾遍游山川寻访唐人名迹，至此美学趣味一变，转向了对晋人的顶礼，乃至后来极力搜寻，集成《晋贤十四帖》并取“宝晋斋”以明志。这一切的开始都与苏轼紧密相连（见后文中就米芾书学生涯的分析）。我们应该感叹于他们二人的纯洁友谊，苏轼慧眼识才，并没有因为米芾的出身而心有芥蒂，米芾也没有因为“新政”人物的垮台而避嫌，怀着景仰之情拜访了他。

至此，米芾的仕途前景仍然一片渺茫。江宁知府刘庠在此间欲聘米芾为从事，米芾也应允至金陵（今南京），然而还没来得及赴任，刘庠就因事被牵连遭到贬谪。于是米芾的仕途又一次落空。常言道“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与米芾在仕途上的低靡相对的是，他于书法上的用功和自身的文学修养受到极大肯定，书名日盛。在此地（钟山），他又结识了另一位大家并得到了他的赞许，这就是北宋文坛领袖、神宗变法的旗帜王安石。《萧闲堂记》有云：“仆元丰六年赴希道金陵从事辟，会公谪，不赴，识荆公于钟山。”指的就是这件事。这位前宰相隐退归故里，过起了闲云野鹤的悠哉日子，并不轻易见人，更不要说许人墨宝。或许是爱才心切，见到意气风发的米芾携诗文前来拜见，心中甚是欣赏和感动，再加之米芾敏锐机警地指出王安石书法乃源自杨凝式，遂引为知音而大加赞赏，随即便“摘取其律句书之便面”。^⑤后来王安石还亲自抄录自己的诗作寄予米芾，可见确实对米芾青睐有加，米芾所言不虚。

在赋闲了一段时间之后，米芾又重新上任。据其《唐率府长史张旭四帖》中有云：“三十五官杭，而景仁为钱塘令。”说明他在元丰八年（1085年）时已至杭州为官。他在这里与当地长老来往，饮酒赋诗，作《九隼老会序》^⑥。还分别从友人那里购得王献之的《中秋帖》以及张旭《深秋帖》，这两件法帖成为米芾众多收藏中的珍宝。这样的交游活动一直持续到元祐元年（1086年，米芾在次年春游历药洲），通过米芾与苏轼的书信中“惟千万节哀自重”等句可推知米芾回家居丧。这段时间内，米芾成就了被后世鉴定家所认可的必备要籍《宝章待访录》，并于八月九日作序以说明成书之因：“本朝太宗混一，伪邦国书皆聚。然士民之间尚或藏者，既非宝鉴，皆以世传，闻见浸多，惧久废忘，因作《宝章待访录》，以俟访图书使焉。”此书的完成也标志着米芾的书学经历更上一个台阶，从一个摹习前人书迹的少年蜕变成了

②此事见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上。

③“乌台诗案”是元丰二年发生的文字狱，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苏轼而引发的一场“文字”战争。

④见《独醒杂志》卷五。

⑤米芾与王安石会面的史料见《书史》和《海岳名言》。

⑥见《宝晋英光集》卷六，其到会者可参见周密作《齐东野语》卷二十载。

一个具有独到鉴赏眼光和自我主张的多面手。

元丰八年三月五日戊戌（1085年4月1日）神宗崩殂于福宁殿，其后，王安石、司马光等一批重臣相继离世，政坛人物更替易换。高太后垂帘听政，器重并重新任用苏轼。伴随着苏轼的连续擢升，曾经受到“乌台诗案”牵连的官员们也一一平反。于是，以苏轼为核心的一批诗人、文人在元祐年间^{②⑤}活跃在京城。米芾或许也因为与苏轼的关系来到北京谋求一职，与苏轼等人会集于驸马都尉王诜家里，李公麟作《西园雅集图》，米芾作序，其乐融融。^{②⑥}来到皇都的米芾更加频繁地走访有名望的士大夫，一方面是因为慕名而加入名流之列，另一方面更是为了解决自己仕途生涯低靡不进的现实问题。当然，米芾的“颠”名已经得到传播，其对书法的痴迷更为人所知，于是常常在往来之中展阅藏品，更将目睹和易换好帖作为与名士相交的重头戏之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曾在仁宗宪国公主驸马李玮府中见到《晋贤十四帖》，这是一卷集有两晋十四位书家墨迹的法帖，米芾见此久久不能忘怀，多次提及忆起。我们通过米芾与他人和诗的经历也可以从侧面看出他在京城的交友十分广泛^{②⑦}。林林总总，米芾忙碌着与各方交流，终于在年末的时候获得了一个淮南东路发运司幕僚的仕途机会，他便乘舟而往，奔赴扬州上任。

在京城已经满誉“颠”名的米芾，至扬州后更加“放浪形骸”。曾经与米芾来往和诗的黄庭坚这样评价他在扬州的作为：“书赠俞清老米黻元章在扬州，游戏翰墨，声名狼藉。其冠带衣褥多不用世法。起居语默，略以意行。人往往谓之狂生。”虽如此，他在其后紧接着说“然观其诗句，合处殊不狂。斯人盖既不偶于俗，故为此无町畦之行以惊俗尔。”黄山谷所言甚是。关于米芾的奇服异形不但在当时，就算是现在也常常因其所具有的文学色彩和遐想空间而被过度地强调和夸大，笔者以为，“颠”之行迹，作为丰富和鲜活古人性格的内容应该被谨慎品评，不应拘泥于文字表面的惊人之举，而是要分析其“颠”的性格由来和内在原因，从而才能真正达到以行观人的目的。当然这是后世之鉴，米芾的行为举止无疑与北宋的大环境格格不入，不知是否因此而在扬州为官时间甚短，不到数月又解职回到润州。此时他的名声已经相当大了，虽然褒贬不一，但是也有“淮海声名二十秋”的说法了^{②⑧}。

人到中年，米芾或许也知道自己的仕途再不会有过多的作为，便干脆纵意愈甚，将仕途上的失意转化到书法艺术和游历山川上来。他经常与好友陈文老、刘泾等游常州、宜兴等地，亦在苏州待了一段时日，于书画大有所获。传世名作《吴江垂虹亭》《苕溪诗帖》《蜀素诗帖》等皆创作于这一时期，标志着米芾的书法初步成型，书学生涯上开始了探索自我面貌风格的全新阶段。

元祐四年（1089年），米芾正式转为润州州学教授，他所在的“净名斋”成为了名人士大夫常常聚首的地方（这与新旧党争、哲宗权倾朝野有着一定的联系）。这其中包括“好古博雅”的林希、写就《梦溪笔谈》的沈括，还有力主改革但与王安石不合的章惇。米芾在此间创作的诗作常常表现出怀古落寞之情。州学任满之后，年逾不惑的米芾又一次进京求职，有学者根据他在苏轼《木石图》上的跋文，分析



跋苏轼《木石图》
1091年

^{②⑤}高太后听政的次年改元祐，即1086年。

^{②⑥}关于《西园雅集图》是否存在，历史上的说法不一，但因其并不与本文主题相关，故不赘言。

^{②⑦}见《题子敬范新妇唐摹帖三首》、《书史》有记此事。

^{②⑧}见《乾隆镇江府志》卷五十四。

他晚年求职的心境，已不同于三十岁那种意气风发，乃是一种乞求安度晚年、寻求衣食安保的境况，“贫知世路险，老觉道心微。已是致身晚，何妨知我稀。”然而时值朝中暗流汹涌，哲宗和高太后所分别代表的政治力量相互博弈，局势并不明朗。结合米芾的出身和行为也可想到，他此行的目的定然难以达成。在他离京前，呈献给身居相位的吕大防一篇诗文，其中极力称颂吕氏的功绩，并一再抒发希望为国效力，叹息空有一身技艺而未得好时局的无奈：“此志苟不遂，江湖终浩然。”最终他仍然无奈地回归故里。米芾对此定是失望至极的，《萧闲堂诗序》中一再地感叹时局之动荡，人心之不古，更将自己与前贤孟浩然、王摩诘相提并论，暗示世人愚昧而不识才。米芾的狂傲未减，只是对世道失去了信心。

世事弄人，正当米芾大肆抱怨之时，任命书便下放到居所。元祐七年（1092年），改授宣德郎，知雍丘县（今河南杞县）。有学者认为这是米芾之前赴京努力的结果^②（得到吕大防的援手）。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官职，但相比此前仕途经历，一方职官已算不错了。《到任榜》和《刘顺晓示》是例行的公文告示，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米芾一改早些时候“向老交更稀，背憎十六七”的压抑，显露了自己作为地方父母官的责任心。然而不论是米芾在榜文上长篇大论的空谈理想，亦或是后来在任上因自述榜文“天临殿”而差点获罪^③，种种事实都表明他并不具备政治家的敏锐嗅觉。这实际上源自于米芾的性格。不论是其癫狂的行径（虽然他的“颠”有半装半癫的嫌疑，但也确实不可否认他在很多时候的张狂自负），还是其在书法艺术和美学主张上强调的自然天真等，都可以看出米芾本身向往自由和不受拘束的情绪化性格特点。除此之外，他还具有知识分子的“娇气”，不但常常在诗文中感叹时局不古，并且屡次在任期还未结束时就辞官离职，这都说明他并不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因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需要理性的判断力和经得起风雨考验的心理素质。虽如此，我们仍然应该肯定米芾作为父母官体恤百姓的情怀和危难关头承担起责任的勇气。继在第一年的丰收之后，雍丘县赶上了虫害，然而赈济下达冗慢，夏税又无法拖欠，雍丘民生惨淡。米芾于是上书朝廷，以自己一力承担并请求朝廷的谅解和宽限。官场黑暗，天真的米芾成为了牺牲品，他愤而辞去雍丘县令一职，感到“愧见吏民耳”^④。

这一次任职经历带给米芾的后果是，他认清了官场的无情和冷漠，并发现在当时的体制下，卑微生存的小吏如夹缝中的蚂蚁，根本抬不起头。米芾想要为民请命的理想、治国治世的大志受到了空前的打击，正如他在与吕大防的书信中谈到的，“常贫需漫仕，闲禄是身荣。不托先生第，终成俗吏名。重絀议法口，静洗看山睛。夷惠中何有，图书老此生。”^⑤无法施展手脚的仕途使得米芾采取了“漫”的态度，这里面有着无可奈何而为之的情绪，亦暗合着文人传统放养山林的退隐课题，他乞请监庙一职，得中岳嵩山崇福宫。所谓监庙，在宋代就是一种用来安置卸职离任官员的虚职。与此相应地，米芾为自己起了个“中岳外史”的别号。如果结合社会政治大环境来看，或许可以从更为深刻的角度上对米芾心境上的转变作出一定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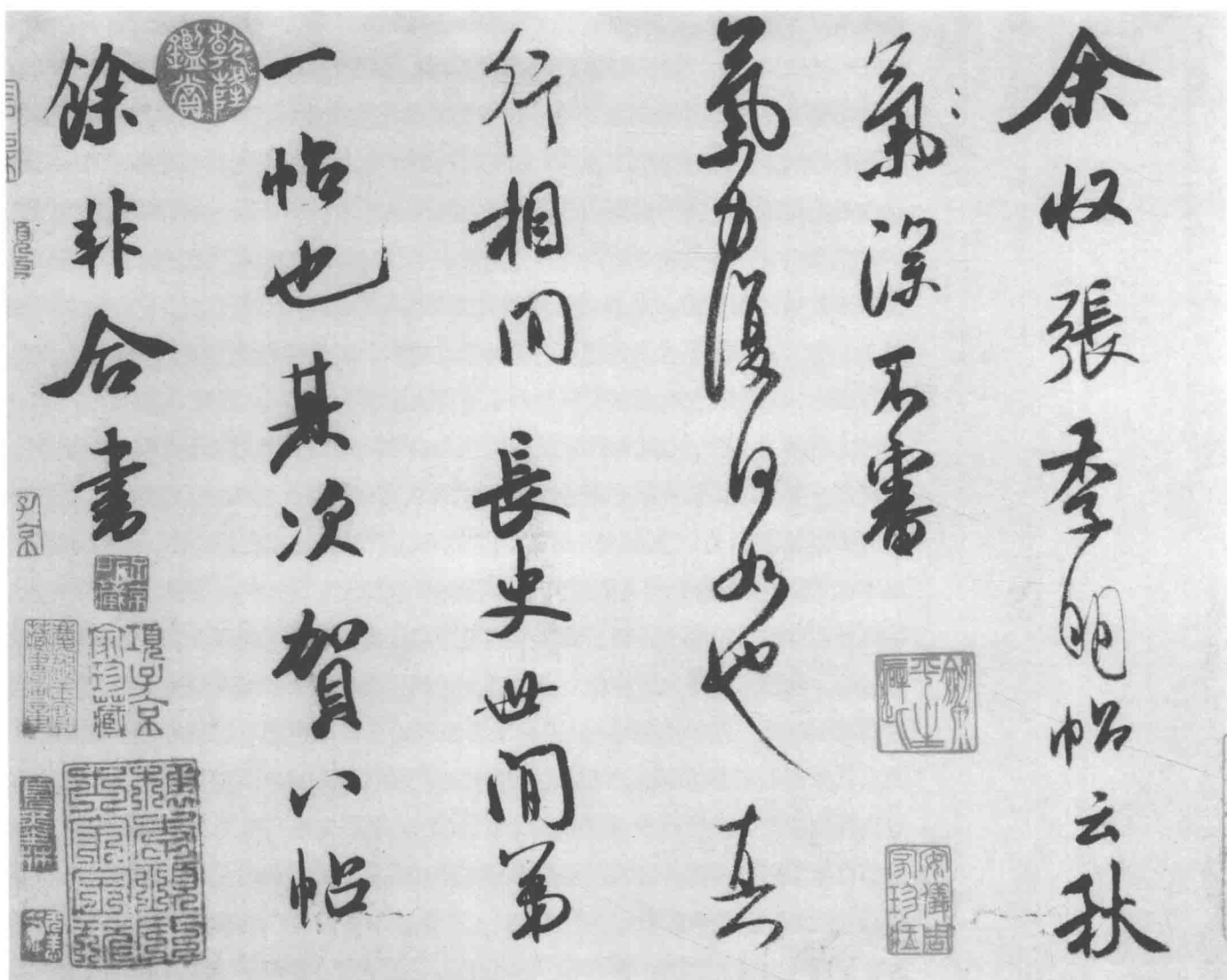
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这标志着以其为代表的一干旧党人士

^②见罗勇来、衡正安《米芾研究》。

^③见王明清《挥麈录》第三卷之三，“幸得昔日布衣之交蔡京相救”。

^④见《绍兴米帖·致子方司勋札》。

^⑤见《拜中岳庙作》。



张季明帖
1083年
26cm × 34.5cm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的力量被削弱，朝内新旧力量长期拉锯的平衡再一次易换，垂帘听政时期被大力排挤的“新党”成员随着年仅十八岁的皇帝哲宗的全面亲政而得到重用，更加武断的是对旧党开始了一系列的报复活动。吕大防、苏轼、刘摯等人纷纷遭贬，随着其中骨干力量的衰老或死亡，他们再无翻身的可能。历史上将这段时期的宋朝称为“绍述新政”，指绍述熙宁、元丰新政，尽复高太后所废之神宗新法。米芾乞请监庙的行为或许就是为了躲避朝廷内部的此次大换血，他与苏轼、吕大防等人私交甚笃，虽然因为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而处在边缘，但他深感自己之渺小；并且在历经神宗、高太后两代起伏后，他恐怕也是厌倦了，故而亦借雍丘县之名韬光养晦。于是米芾便“庸”了起来。他的才气高世人皆知；然其在择友上的宽泛和左右逢源的处世态度常常令那些强调“气节”的士大夫所不耻，比如南宋史家王明清就在《挥麈录》中讥讽米芾周旋于曾布、蔡京两方，谄媚献殷。我们应该更加客观地看待米芾的这种行为，他深刻地感知到在政治机器的运作下，自己如砧板上的鱼肉一样任人宰割。如上所述，米芾最终选择了“庸”和“漫”的态度保全自己，然而他是否能够像先贤那样真正地归隐田园，躬耕自足呢？答案是否定的。前文中笔者谈到了米芾具有